



编者按

“重新阅读马克思”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世界性的现象。顺应这一趋势,文本文献研究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路径。近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涌现出许多优秀成果,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刊特约请魏小萍、聂锦芳、赵玉兰三位学者,分别从文本视域中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版本学”、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三个视角进行探讨,以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

# 文本视域中的马克思

□ 魏小萍

马克思一生著述颇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世界近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信奉、所践履,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至今没有其它任何一位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能够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发挥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用。这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与其他思想家、哲学家的理论不同,在思想、观念与现实之间构筑了实践的桥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形成本身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关联性。从国际视野来看,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在国外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信念,21世纪初肇始于美国而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又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的视线重又引向马克思。历史的变迁与时局的动荡使马克思主义又成为炙热话题,如何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及其哲学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人们所关注,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视野。这一新视野以突出马克思、聚焦马克思为重点,与此同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的研究热。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是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sup>2</sup>)的陆续编辑出版,使人们在阅读以莫斯科版本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本语言译本的基础上,能够接触到以手稿为基础的原文版本,而且这个版本还提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我修

## 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的新视域

□ 赵玉兰

自1975年出版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sup>2</sup>在学界影响日盛,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它所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通信和摘录笔记等,对研究两位伟人的生平、著作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开启了崭新的视域。

### MEGA<sup>2</sup>提供了文本文献的原始样态

忠实于原文是MEGA<sup>2</sup>的基本编辑原则,它意味着要如实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原始面貌,而不允许进行丝毫的介入甚至篡改。这一编辑原则在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编排与呈现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例,在MEGA<sup>2</sup>相关卷次的出版之前,我国学界对《手稿》的认知完全停留在以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翻译底本的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上。因此,由于文献信息的大量缺失,中国学界对这一版本的逻辑排线性质鲜有关注,更不会考虑其背后的手稿原始样态问题。直到1982年MEGA<sup>2</sup>第1/2卷出版,这一问题才赫然出现在学界面前。人们惊讶地发现,该卷收录的《手稿》呈现为两种编排方式:一种是时间顺序编排方式,第二种才是我们所熟悉的逻辑顺序编排方式。而在时间顺序编排方式中,我们所熟悉的各个标题如“异化劳动和对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关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均消失不见,而是除去“笔记本I”“笔记本II”“笔记本III”这三个大标题外,其余内容均按照罗马数字依次列出。由此,以MEGA<sup>2</sup>卷次的出版为标志,《手稿》的原始样态问题才真正进入学界,并逐渐地为中国人所知。人们认识到,“序言”原本出自“笔记本III”,只是出于逻辑的考量才被置

改、相互修改、阅读文献以及与他人交往的信息资料。这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源头更加深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各自贡献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巨大空间;二是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各自研究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客观地认识这一差异,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与发挥作用领域的不同,能够有效地抵御那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两人共同践行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探索,共同为将这一批判和向往付诸实践的理论研究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阅历与研究经历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历程开始于《德法年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吸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由法学、哲学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之两人在清理自身与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中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接着共同为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这些经典合作成果展示了两人在基本信念、基本立场等方面的高度一致性。

尤其是两人共同地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应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应该深入到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中去揭示其内在矛盾。由于当时恩格斯因父亲的要求已经辍学经商,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项严肃的科学性研究工作,19世纪50年代欧洲革命受挫,两人来到英国以后,恩格斯看到马克思全身心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工作,他选择了在自家公司工作以便在经济上支持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马克思,而恩格斯自己则只是利用在公司工作的业余时间从事一些相对轻松的适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恩格斯于1873—1883年撰写了《自然辩证法》,1878年为了应对当时的理论纷争撰写了《反杜林论》,同年好不容易从经商活动中抽身而出,马克思却于1883年去世,他又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编辑马克思遗留手稿的工作中去。1884年在马克思晚年撰写的笔记《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基础上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接着全力以赴地整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同时还承担了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任,1886年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与恩格斯在研究和论战中所涉及的广泛哲学问题有所不同,马克思一生的研究视域更加集中,更加专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上走得更远、更深,并且主线明确。人类解放事业作为一种理念支撑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生涯,但是马克思在编辑稿以及这两卷的最终正式版。由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首次按照时间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来。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研究《资本论》的准备材料与《资本论》各卷之间的联系,比较《资本论》第一卷各版本的异同,而且首次有可能对《资本论》研究中极为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即作为作者的马克思与作为编者的恩格斯之间的学术关系问题予以回答。要知道,尽管一代代学者对于恩格斯如何以马克思手稿为基础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充满好奇,但是由于马克思手稿的难以获致,这个学术问题一直只能存在于观念层面。而今,随着MEGA<sup>2</sup>第II部分第11—15卷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编辑稿的完整收录,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已然可以落实到现实层面。所有这些都将对我国《资本论》研究产生积极而长远的影响。

### MEGA<sup>2</sup>实现了文本文献的完整图景

全面完整是MEGA<sup>2</sup>的另一基本编辑原则。它既意味着收录的单个文本文献的全面完整,又意味着收录的著作、手稿、通信、摘录等文本类型的完整。MEGA<sup>2</sup>的完整性突出地体现在2012年完成的MEGA<sup>2</sup>第II部分即《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在这三个大标题外,其余内容均按照罗马数字依次列出。由此,以MEGA<sup>2</sup>卷次的出版为标志,《手稿》的原始样态问题才真正进入学界,并逐渐地为中国人所知。人们认识到,“序言”原本出自“笔记本III”,只是出于逻辑的考量才被置

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更加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导着研究思路从抽象到具体的进展。从早期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手稿,直至耗费了其毕生精力也没有最终画上句号的《资本论》。

马克思一生的研究路径主题清晰、明确,问题意识突出。早期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19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的经验唯物主义立场尤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马克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很难用某个单一的哲学派别来界定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

### 三

今天的国际大背景下能够唤起人们怀念马克思的正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并且为了在时代境遇下沿着马克思的研究路径去继续深入地思考和探索这些核心问题,人们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马克思。部分国外学者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是对立的,这显然毫无意义。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更何况是两位具有深邃思想、丰富洞见而又阅历丰富的伟大思想家呢!

今天,那些所谓的“后现代”,以前卫的方式通过夸大马克思话语中的19世纪特征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时”;那些所谓的“现实派”,通过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话语中描述未来社会的浪漫成分来强调其所谓不切实际的“乌

留下了准备材料。由此,通过MEGA<sup>2</sup>编者的精细考证,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导者,以赫斯、魏德迈为中间人,以贝尔奈斯、丹尼尔

1865—1866年以及1868年所写下的篇幅浩大的农学笔记,其内容涉及农业化学、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涉及土地耗竭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一个不为人知的、作为自然科学研究者的马克思形象跃然纸上。相应地,它们为我们考察马克思晚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同《资本论》写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域。

### MEGA<sup>2</sup>夯实了文本文献的研究基础

MEGA<sup>2</sup>的一大特点在于,它通过每一卷所包含的独立的资料卷为读者提供了所收录文献的重要信息和资料,包括全卷导言以及具体文本的诞生与流传过程、异文、注释、校勘表、索引等。由此,资料卷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2017年底,MEGA<sup>2</sup>第1/5卷正式出版,这是世界历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完整版本。在作为资料卷开篇的导言中,编者用近80页的篇幅详尽地描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诞生过程:从鲍威尔文章进行回应的独立文章,到作为一部计划中的季刊的前两卷,再到季刊计划失败后的两卷或一卷本,而伴随着出版方案的调整与变动,史时期、不同理论著述,是对其思想的绝佳补充。不论是《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论题》《柏林笔记》《波恩笔记》,还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不论是《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还是《危机笔记》《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它们都构成了理解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链条的重要环节。不仅如此,近年来MEGA<sup>2</sup>第IV部分的新出版卷次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马克思思想形象的崭新图景。例如,2011年出版的第IV/26卷收录了马克思在1878年3—9月所做的地质学、矿物学和农业化学方面的摘录笔记;2019年出版的第IV/18卷收录了马克思在

托邦因素”;那些所谓的务实派,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为阶级斗争而敬而远之,这些观点实际上都忽略了或规避了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只要这些问题还在,人们就不会忘记马克思。

人们不难看到,马克思认识到问题不仅没有在我们的时代消失,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推动全球文明和现代化进程、促进全球文化与科学技术交往的同时,也将资本的逻辑带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应使原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矛盾在国与国之间的规模上再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趋势也将马克思的话语推向全球。回到马克思和重读马克思的呼声在20世纪末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21世纪初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向世界范围的扩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回想起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经济学—哲学批判,由此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热在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人们致力于寻求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替代模式,后疫情时代,这一萦绕在世界空空的幽灵的面貌会更加清晰。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sup>2</sup>)所提供的文本文献以及中文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资料,为我们在时代境遇下从文本语境中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不仅提供了具有立体感、全视角的画面,而且提供了实证性、科学性研究所需要的文本依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系教授)

当然,版本学研究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得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为什么相同的文献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解释呢?这就牵涉到实证方式的局限性了。判定,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认定就需要考证和梳理文本文献,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独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本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而言,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与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且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作出脱离、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莫基于版本考证基础之上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对自我的控诉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省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资本论》写作的时代与当今全球化境遇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

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仍然指导并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深入把握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思考的内在关联,才能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是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最重要的依据和基础。然而,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本业已完成的著作,而是一组庞大的手稿群。其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且在不断地修改中留下该卷的数个不同版本,而其他两卷他并没有完成,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根据遗留下来的手稿整理、修订后定稿并出版的。过去的《资本论》研究大都依据的是作为三卷定稿的“通行本”,在目前新的时代境遇和更为权威而完整的马克思文献陆续刊布的情况下,基于“版本学”研究成果深入探究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客观而公正地评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 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创作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43—1856年是准备阶段,其成果主要是9册《巴黎笔记》、7册《布鲁塞尔笔记》、9册《曼彻斯特笔记》和24册《伦敦笔记》等;1857—1867年是整体写作阶段,其成果体现在“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1867—1883年是整理、出版和进一步研究阶段,其成果是《资本论》如下重要的版本: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法文版和第二、三卷众多的原始手稿。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论》的叙述结构经历了两卷本著作、三本书计划、五个分卷、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结构、四卷内容的曲折变迁,贯穿了一个思想巨匠整整40年殚精竭虑的研究、探索过程。此外,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修订出版了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德文第四版并对第二、三卷手稿进行了整理、刊印,再加上他们留下的大量涉及《资本论》的书信,这些材料构成《资本论》完整的文献群。

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一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四版,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sup>2</sup>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一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章33章,1883年的德文第三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章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四版最终确定为7篇25章。

### 二

版本学的爬梳、考证和甄别工作绝不是单纯地罗列和铺陈文献,而是为了在此基础上通过内容解读更客观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展现,展示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索,再现他以文字描绘出的复杂的社会图景、历史图景和思想图景。比如,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普照光方法”“从后果出发”“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由劳动实践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构成的社会有机体系统的理论;基于“资本的本性”和运行逻辑的分析而揭示的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对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多层次、多角度透析而描述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以及通过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来论证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丰富内涵。

莫基于版本考证基础之上的《资本论》研究也将使《资本论》发表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引发的众多争议据此获得进一步的廓清。诸如:1.马克思是怎样对“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这对他人一生的思想探索意味着什么?2.“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与《穆勒评注》究竟是什么关系?3.如何看待“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4.“伦敦笔记”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建构的意义何在?5.是什么促成了《资本论》结构的不断变化?最后马克思放弃“六册计划”的构想了吗?6.“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有何关系?它是不是“《资本论》的初稿”?7.“1861—1863年手稿”的意义何在?马克思是凭借什么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8.《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法文版、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和德文第四版各个版本在内容上有什么差别?如何评价这些差别?9.《资本论》第二、三卷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之间的差别说明了什么?对5000多处差异该做怎样的界定?该如何估价恩格斯在《资本论》理论建构中的地位?10.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整理定稿工作?他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

版本学研究还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科学化”转换提供了思路。

## 《资本论》的「版本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

□ 聂锦芳

比如,由于《资本论》第二、三卷恩格斯整理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资本论》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讨论。但在过去它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与恩格斯是联为一体且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著述、思想和观点可以不分彼此或者相互替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反省。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须改变那种只根据教科书的体系来领会并掌握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研究途径和方式。而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才会更加全面和客观。

### 三

当然,版本学研究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得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为什么相同的文献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解释呢?这就牵涉到实证方式的局限性了。判定,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认定就需要考证和梳理文本文献,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独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本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而言,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与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且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作出脱离、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莫基于版本考证基础之上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对自我的控诉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省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资本论》写作的时代与当今全球化境遇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

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仍然指导并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深入把握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思考的内在关联,才能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理论部主办

理论部主办